

松石高主署

抱潤軒文集

卷十二至卷十五

抱潤軒文集十二

桐城馬其昶通白

傳 行狀

清贈太僕寺卿銜兵部郎中李君行狀

丙辰

君姓李氏諱本方字仲壺四川開縣人父諱宗義官至兵部尚書兩江總督師事曾文正公卒繼文正督兩江君少從父任所濡染庭聞熹經世之學凡農田水利鹽漕貨幣工藝屯墾種植諸大端一皆孳求其要尤致詳歷代備荒諸政年二十七舉光緒己卯鄉試以主事供職工部遷兵部郎中居京師久諸公貴人爭相引重而雅尚廉退皎然不滓其平生治事以條理爲先篤守曾公大小終始條理

之論故於倉卒煩擾中而簡要有法精神常超然餘事外
不見應事之迹卒之事無不辦己丑直隸歲大侵高陽李
公鴻藻以振務屬君及豐城毛君慶蕃華陽喬君樹枏此
三人者爲至交皆有政事才而君於荒政固素習條列件
繫不待頃而具事畢辭不邀獎敘自是以訖其終身一以
澤人利物爲己事大臣屢欲上聞皆堅卻不顧義寧陳公
寶箴巡撫湖南薦君才請破格用交軍機處存記定興鹿
公傳霖督蜀銳意整商務蜀士負清望者推君及喬君因
奏調兩人總辦商局自海禁通外貨充斥兩人相與謀非
改造土物不足塞漏卮首於嘉定剏白蠟公司次第及煤
油玻璃煙捲牛羊皮毛矣將大有以爲未幾鹿公去遂罷

會毛君總辦江南製造局招君往君以置局上海造械器
於計不便宜遷地識者韙之數月辭歸川督蒙古錫良公
思得君助行新政時蜀中監司多與君雅故又桑梓地義
不得辭乃出充學務處參議商鑛局會辦而川東奇旱總
督尤倚重君君亦以救民自詭不委難於人出巡災區被
疾至重慶卒年五十三得旨優卹贈太僕寺卿銜子大防
大閑大鏞君究心振務垂二十年躬其役者凡五始振畿
輔著聲至是竟以振死蓋君以疆臣子仕京朝告歸席餘
資不爲私圖時時籌民生利害又文章行誼出於人人慕
嚮之有所舉率爭先應君其里居所規設義行甚眾矣若
全貞會若老老會若幼幼堂若殘廢院若病療所若施藥

局若餽歲倉若解衣社若干益會若生財局若仁澤堂義
冢若小江口浮尸社若水龍會不可勝紀而修治開縣至
雲陽山徑糜錢至數萬貫歷時二載工始竣行旅謳吟至
今君爲學私淑曾文正文正以禹墨治世莊老治心故其
功成務自挹損君勤民以死避榮利若浼然澤之廣狹位
不侔也乃若其量則周矣民生今之世復何望於上使鄉
里皆有一二如君者亦憔悴之民之所託命也予故承其
子大防之請狀其行上之史館庶傳篤行者有採焉

王晉卿曰

深深款款辭事相稱其警湛在結東通篇以感喟出之有咫尺千里之觀

唐桐卿先生傳

丁巳

唐錫晉字桐卿江蘇無錫人生而誠摯有幹略粵寇之亂

縣城陷父文源母張氏大母廉氏及弟錫福闔門以殉文源獨揮錫晉出曰宗祀不可絕也吾志事未展不幸遇亂義不苟存爾果得生者無忘利濟矣泣而去後五年亂平歸從智井中拾親骨瀝血取驗少勤學既遺家難益自刻厲以縣學生教授鄉里二十餘年用恩貢生授安東縣教諭唐氏之先歉菴公與明副都御史襄文公同父兄弟遂建襄文祠錫山以祀列祖葺家譜立條教以收族於時淮徐海三州大水饑民流安東積尸滿江汧錫晉既盡斥俸錢以振益命子宗愈歸告兄弟取家財倡助更募諸蘇滬常鎮得五萬金躬棹小舟驗災適宗愈載米至舟膠不得達一夕須髮爲白己而水漲舟通民竟得食明年安東滂

迺出前振所餘貲增募至十萬全濟無算自是以逮沒齒
皆勤振務起光緒初訖宣統凡三十有七年其振地爲行
省者九爲府州縣五十有六其振術則皆循古法將之以
至誠自火輪舟車電線四達而上海爲之樞晨聞災暮電
遐邇不待頃而貲集嘗竭天下力以澹一隅不假官吏奔
走急難如赴私親號曰義振此古所未有也當是時爲義
振者丹徒嚴作霖吳江施善昌暨錫晉此三人者名最著
天下有水旱無不喁喁望此三人此三人聞之無不遄往
者山東沿海郡蜚災鉅錫晉命宗愈等陸行而自挾棉衣
數萬襲旬日不穀食犯風濤期會日照至則日照令方催
科拒不受父子相左復踐冰雪數百里言郡守守大驚由

是所屬災縣皆得振庚子兩宮西狩關中大饑錫晉醵金四十萬入秦終日行不值人而豺犬食餘亂髮殘趾往往而是因大悲痛卽單車詣行在請於大學士王文韶得二十萬金益之事竣返安東坐劾安東令貪殘令落職並罷錫晉大臣奏還其官改長洲教授獎二品大江南北頻歲被水凡六振淮浦丙午之役流民數十萬洵聚遣之不散籍安東者八萬餘咸曰有司行振未足仗必得唐公時錫晉已臥疾上海猶強扶而至眾見其來驩曰吾生矣乃各還歸待振遂以無事及辛亥籌振江皖而武昌變起是役也錫晉罄其貲至自質田宅他所募亦滋多計贏可數十萬收孤兒無告者以千計謀創貧民工廠於兩江廢試院

使人自爲養規畫甚具矣而豪猾乘勢假共和名沒其贏
貲孤兒或離散死於是清禪錫晉憤慨病篤亦卒

馬其昶曰君二子宗愈宗郭乙卯春宗愈出所爲君狀及
碑志諸篇來乞文君之行予所樂稱也以諸文已具又世
變卒卒未及爲今年再至京師會宗愈亦謝官歸申前約
則知江南大吏業臚君行蹟請宣史館而予又適有清史
之役誼不得辭每次康熙時事見當時君臣所惓惓者唯
民生休戚耳逮君之生已際清末運矣而士大夫恤災猶
如此其急烏乎今旣建曰民國今之民果何如者哉陳伯嚴曰
簡勁震發王晉卿曰提綱挈領關鍵森嚴姚叔節曰文因
一人而及全局縱橫變化不可方物真得史公長處唐君
得此文而嚴施皆以不
朽文字之力乃如此

特旌孝行張母李夫人家傳丁巳

夫人李氏諱離字佩芷福建永定縣人幼學書史工詩歌及儷體文父奇愛之慎所選壻一日遊佛寺見張氏子寺額擘窠書遂約婚焉張君諱日焜字梓欽後官湖北知府書寺額時年十二也越五年夫人來歸逮事祖姑及姑陳氏孱不任役彊自習勤庭內潔整姑嫠居善病夫人侍疾十餘年不倦聞轉側呻吟聲卽趨視呼之未嘗不在側屏息進退初若無人有所需未求也俄而已具姑病目翳治久不效夫人以舌日舐之乃愈嘗赴族人宴酒未半心悸亟辭歸果途遇僕告太夫人病又嘗襄婚禮宿姻家忽中夜起索輿而返姑一見大喜曰吾正苦憶爾知爾念我必

歸矣其姑婦相憐愛如此以故知府君至孝游客久無內
顧憂者賴夫人也知府君學通訓詁音韻天算輿地兵法
旁逮劍槩金石刻印繪畫無所不究習酒酣賦詩夫人亦
往往賡和及令廣濟將受事夫人從容言曰君固非徒爲
文人者必不以此妨民事知府君聳然異之偶得句索和
竟不和也子超南起南皆從母受學超南十一歲夫人攜
登黃鶴樓賦七言古風超南亦效其體爲之時頗傳誦未
冠成進士起南亦以童年試詩賦第一然夫人所以教子
者問行何若不徒重文藻也人之稱夫人者亦稱其行以
爲不可及閩浙總督卞寶第奏旌其孝又以知府君助振
賜一品服及子官封贈如例初夫人在室刲臂療母疾深

自諱及姑病篤復刲臂救之血殷襟袖終不肯言光緒二
十五年遣嫁女自湖湘返閩被疾甚知府君曰子幸自寬
日者推子祿命絕於酉後今尙復十載夫人曰誠如日者
言天許我矣曩者陳太夫人病嘗禱天願自減算益姑壽
十年也頃之果卒春秋五十有九顧言舅姑墓皆在湘必
葬我湘中超南四川候補道加布政使銜起南分部郎中
又道南知縣選南鹽運判俱庶出女子五夫人出者四
馬其昶曰宣統初超南下葬母夫人善化六都曹家橋漢
山坡之原未具銘後八年以狀授其昶銘時方修清史予
謂夫人之行應史法乃敘次其事爲家傳俾史有所據其
葬地今併入長沙旣封樹卽略疏名氏卒葬年月追埋之

其可超南年少出爲吏夫人手寫唐書崔元暉母訓子語
戒飭之後令新寧不避貴勢幾構禍巡撫義寧陳公知其
賢得免人有恆言父教母育超南乃又兼母教雖欲不爲
賢豈可得哉

王晉卿曰運筆運意之妙幾於不可思議
敘事親教子之事惻惻動人文品高潔

洪孝女傳

戊午

孝女洪氏名壽華江西安仁縣人祖某武昌鹽法道父某
以廕生改通判分湖北娶葉氏光化令環圃君女桐城人
也通判不祿遺四子男曰鑑曰鑄女子子長者年十一幼
卽孝女才四歲爾諸孤熒熒始隨母依光化繼依光化子
江寧令篤臣君洪氏葉氏共廬處者數十年江寧之視女
兄弟也若在室人不知其已嫁而反也乃至江寧子玉麟

與鑑鑄親愛若同生亦不知其爲異姓也鑑鑄旣皆成立
宦學遠方姊嫁唯孝女獨留事母誓不字依母臥起愉戚
一惟母是視罔不適指以母憂江寧病卽割股療之其後
江寧罷官羈死兩甥爲出金數千償宿逋孝女游杭州一
夕夢舅至寤語母曰舅耽山水寧樂此邪因買山葬舅西
湖之濱孝女初苦蹊齧負痛畏母知戊午寓滬上鑄仕京
師病甚母欲往顧孝女遲回孝女知之託言願往就鍼砭
至則感染疹疫與鑄同欲寬母不自言劇也四月晦強起
沐浴禱神乞代兄明日跌坐逝年三十三而鑄疾良已孝
女好讀書嘗講授八旗女校諸生成敬愛之間爲詩澹靄
高秀久嬰疾事佛甚虔恆言死亦無苦得終吾親年足矣

而今乃遽死宜其兄來乞文之悲也

馬其昶曰葉生玉麟從予游其兩家同休戚共財賄嘗所
目睹爲述孝女生時嗜予文自列私淑弟子予蓋不知也
甚媿其意夫孟子之言仁在善推其所爲孝女之事母可
謂善推者矣抑非獨孝女也雖其家及其外家之所爲豈
易見於今之世儻亦其風類然與

陳伯嚴曰縈繞有逸致
王晉卿曰先生善爲錯

綜參互之筆意繁而
詞潔得史公義法

直隸永年縣知縣夏君家傳

己未

君夏氏諱詒鉅字范卿江蘇江陰人先世遷自會稽祖諱
翼謀道光五年舉人官太常寺博士父諱子齡道光十六
年第進士冠其曹授禮部主事出知易州晉知府祀易州

饒陽名宦祠君幼從博士受經房山書院博士歿隨父歸里將投名應學使試易州曰使者京朝相知汝年幼儻獲雋人得無言乎乃止一日見所爲文笑曰若果試者固無爾敵然士亦何所不足而必科第也於是君勤於學壹以事親養志自刻隨易州官直隸垂二十年因益通曉吏事同治初始援例以知縣分河南鞠獄詳慎巡撫李公鶴年才之補洧川地貧瘠爲豫南衝時大兵征關隴過師縣境索車急吏請符括民車君謂官書下弊且叢出乃召車戶諭以情倍給值民不知擾丁易州艱歸服闋補永年永年者廣平附郭邑也洛河自太行來性慄悍而辛村當其衝乾隆中河決改道害益甚君築南岸許莊隄甫竣會霖雨

隄決自辛村許莊至郡城彌望皆水君旣籌振被災者復
改築南岸大堤增培北岸舊隄加築迎水堤越二年大漲
君所新築用石灰融泥沙牢甚而堤尾舊沙復潰更築如
前法爲立條教刻石河上至今水不爲害縣人立祠祀之
光緒初大旱君輕騎履勘至縣北腰彰村先是村民自咸
豐時抗糧課讎視吏前數令皆操嚴法不能服久亦羈縻
之君至見旱狀詰曰何不以聞乃跪泣曰民畏罪不敢詣
縣君曰若所爲誠罪也然若獨非國家赤子邪一律蠲之
自是數村無逋賦君在官未嘗以催科杖民乃每列上考
嘗歎曰官不恤民而責民梗化誣民甚矣是時晉豫皆旱
畿輔亦比歲災君借富人錢得二萬緡購米麥山東爲平